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海上塵天影
第十回 訂同心私室訴纏綿 選佳制良緣征契合

知三醉倒燕窩處，不知一夜什麼時候方醒，醒後什麼光景，究竟燕窩曾否與知三同宿，宿了又有何公幹，作書的至此本來要摹擬一番，畫個春宮兒看看。因作書的當時並不在場，不忍唐突，故且不題，都記在外錄之上。按蘭生回來後，即知其住在仲蔚處，也不深責。惟被許夫人喚到房中說：「前日胡順唐說，上月底縣裡已有告示，奉到宗師行文，於十二日縣試。我們請客，只得於明日請了。你荒了許久，也該把文章抱抱佛腳。你老子信來，望你上進，縣考是必要去的。我已打發秦成在縣前租了兩間考寓，叫知三陪你。你初九就搬去養息，將來好進場。你的考具，也命霞裳收拾好了。所有考食到時再買。場裡吃的菜，這裡有莊家送來的魚鬆，陽親家寄來的乾雞脯、蝦子鴨羹、糟蝦子筍，這四件東西，放六七日不壞的，你帶了去，就命松風、梅雪跟你去，接考送考照料一切。場外伙食帶了湯調去，也夠了。」蘭生道：「我早已聽得縣考，故夜間睡時常把讀熟的文章背誦背誦。有時起一個腹稿，這三四天實在應酬的利害，什麼閒都沒有。我意欲初六日就搬到寓裡靜靜，這裡請客，橫豎有胡先生照應，大約不妨的。」許夫人道：「那更好了，你明早就去，但場裡身體要留心，文章做得好些，進一個學也好的。」蘭生諾諾連聲，先到書房裡把窗稿理了出來，一並放在考具裡。墨匣子裡的墨，也叫松風磨好了。就在書房裡翻翻典故，看看詩文，真個自早至暮，心無二用，連飯也在書房裡吃。顧母、許夫人私心竊喜，初五晚間到房裡回明了老太太。顧母又安慰叮囑了良久，此時顧母腰間正在作痛，只得睡了。珩堅在坐，也箴勸了一番，講了許多作文的法子，說：「龔定■的文法，最利偏鋒。文章只要好，或包孕史事，或按切時事。須知此刻文風大變，不似十年以前。若確守著理法清真明，文國初的繩墨，總是不售的。你看現今發科的雖多僥倖，然有一等老手，盡行變通。文章雖不切題，只要奇怪有理，大言炎炎，獨矜才氣，看文章的人得了此文，不肯不看，且不敢不看。總之引典用字命意鍊句，均要生辣，不可人云亦云，切記切記。」原來珩堅生性聰明，一目十行，經史子集，幾於無所不覽。又肯用心詩賦文詞，下筆即至，雖老宿儒也不能及。蘭生時文大半珩堅改筆，楊先生是一個東南名宿，見了這位小姐，自歎弗如。本來明年還須到館，因所改文章不如小姐，故寄信來，把這館辭去了。顧母欲請一個宿儒，一時不得其選，只得暫時擱起。那珩堅是女流，若易弁而冠，怕不是金馬玉堂人物。當時珩堅說一句，蘭生答應一句。談了良久，珩堅回房，蘭生方才回到自己房中。只覺一味甜香，熏的馥馥鬱鬱。霞裳在燈下低著脖子，縫蘭生卷袋上的繡帶呢。一見蘭生進來，把針線停了，笑嘻嘻的道：「恭喜官官，從今一去，破壁而飛了。」蘭生笑道：「姐姐也來打趣。」便走到燈前笑問道：「這個還沒做好麼？」霞裳道：「做好已久，還等到這會，我想現今天氣冷，卷袋上的帶子掛在頸項裡涼涼的，恐怕一時受了寒，那就不好，所以翻出一條小灰鼠的領頭皮料來，把他在這帶上四週兒縫密，帶子在頸上免得受寒氣。低了半日頭，這會子脖項酸酸的，你替我輕輕的捶捶。你在那雞鳴壺上先倒口洋蓮湯我喝喝。」蘭生遂去取一個白磁銅質西洋杯，將清水滌了一滌，把手巾擦乾了，倒了半杯，送到霞裳口邊，霞裳笑道：「謝謝，秀才相公。」隨一飲而盡。蘭生把杯放好，就替霞裳捶起來。霞裳把這皮重新再縫，又說道：「右邊多捶捶，輕些。」蘭生看霞裳梳著四套盤雲大圓髻，平滑晶光，一絲不起。而當中楊妃色絲繩紮心，髻下旁邊又有銀紮心一段，插著一只嵌空鑿金花押髮，一只金花瓣，一只碧玉茉莉雙頭簪，髻縫嵌著四五朵臘梅花。太陽上邊掠著兩個圓光輝煙鬢，貼著兩個金背頭風中西大藥房的小膏藥，帶著一只十二嵌條烏絨勒，勒上並無妝飾。穿著一件元縐窄袖緊身襖，元縐緞邊半新舊的比肩，越覺的姿致不凡，風流旖旎。蘭生有一搭沒一搭的問，霞裳或答，或不答，一回子道：「輕些，不要捶在一處。」一回子又道：「不要你捶了。」卷袋完功，月佩走進房來，取擦臉的香皂，見了笑道：「你們做什麼？房裡幾時招了一個剃頭師父了？」霞裳似笑非笑的道：「我頸子酸得狠，叫他捶捶。你又看見什麼當一件故事了？比你那日擦背的戲法兒好些。」月佩笑道：「我擦背怕你不教他擦。」說著已取了香皂將門簾一揭出去了。這邊霞裳安排蘭生睡下不題。次日蘭生起牀梳洗好了，到祖母、母親處請安，大家吩咐了許多說話。珩堅知道這位兄弟年幼少閱歷，又無剛斷，連丫頭僕人都不能管的，遇了他人說一聲好話，求一求便心慈口軟，什麼事都肯招攬，故也告誡一番：「第一不許隨著不好的人浪嫖浪賭，第二除了知三這些人不可多交朋友，第三有復試便復，沒得復便回來。」蘭生本來最佩服這姊姊，通答應了，便到帳房中。許夫人叫了松風、水月來，當著蘭生訓飭一番，說：「蘭哥兒年紀尚輕，你跟著他須處處留心。時常在寓裡時候，不許引他出去。蘭哥有什麼想不到的，你要同他想想。進場出場，兩個人一在轎前，一在轎後，接考時兩人更替看好，不要蘭哥兒已經過去了，你們看不見。你對湯調說是我說的，茶飯肴菜須清清潔潔，要新鮮，又要熱。火爐你二人常要管好，雞鳴壺裡火不可熄了，夜裡火要小心。舒爺在那裡，聽他調遣，你懂得不懂得，知道不知道？」許夫人說一句，二人就答應一句。許夫人道：「你二人服侍得好，回來賞你。倘有三長四短，你試試看，敲折你的狗腿！」二人諾諾的去了，蘭生便到賬房中同順唐吃了早飯，講了一番家常。蘭生本來不知當家世故，所以談的話不倫不類。順唐也曉得他的脾氣，揀些風月纏綿的話說說，蘭生就按部就班的分析得極明白。一會梅雪來，回說周全馬車駕好了。蘭生遂回到房中，見霞裳在那裡指揮小斯抬箱子、考籃、食籃出去。見蘭生進來，便笑說道：「你來得正好，我來告訴你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就把所開的行李小折兒交給蘭生展開來，一一告訴說：「元號箱是灰鼠二毛羊皮衣服，二號箱是見客的衣服，三號箱是短衫領衣褲襪，還有兩件緊身絨襖，絨絲棉褲也在裡頭。平常用的斗篷也在元號箱子裡，二號箱當中又有一套雨衣，四號是書箱，五號是食箱，六號是考籃，七號是鞋子、靴帽、臉盆、燈籠雜物。橫豎這上頭通通開出，我已交給松風了。」又另取一只小鐵箱道：「這是英洋五十元，四開一百個，八開二百個，十六開五十個，十元頭的匯豐票十張，你須隨身帶去鎖鑰，親自藏好，務要留心，親自檢點，取了東西便鎖好，不可大意。我剝的蓮花肉同洋參膏子，在四號箱的幾個磁瓶裡，外邊標出字號兒，早晚叫松風■敦一點子吃吃。燕窩一匣，亦在一處，也好叫他熬煮，隨意吃些，他們是懶慣的，你不想著他就不做。就是衣服冷暖，也要自己留心，寧可暖和一些。須知在外邊不比自己家裡。」又笑道：「你考完了，得空替我到洋貨舖子裡買一條西洋圍頸的巾兒，與那女人用的軟棉巾一打。那圍巾須要新式樸素些；買軟巾你須自己買莫給他人知道。」蘭生唯唯答應，說：「我去了，怕做什麼呢？你就常到珩姊姊那邊學學寫字做詩罷。」霞裳笑道：「我們做丫頭的要學他什麼？難道皇上要開才女科麼？就是學好了，也沒得出息。服侍幾年，將來不過配……」便覺說得造次，止了口，眼圈兒就紅了，蘭生道：「你放心，我總不教你失意。」霞裳方欲再說，許夫人進來說：「可曾妥帖好了？」蘭生道：「完了。」遂走出來，顧母免不得再叮囑一番。蘭生問腰間那痛可好些，總要叫大夫治，顧母道：「你莫管。」蘭生方才退下。霞裳跟著蘭生送出來，直送至夾弄口，立著，呆呆兒的看他上了車，走了，方才慢慢的進去。眾人皆不在意，惟月佩看出兩三分。初九日顧府請客，知道蘭生去應試了，也就淡淡的了。胡順唐代主人應酬一日，至晚方散不題。

卻說蘭生坐車到上海德鄰里，記著佩纒，就命停了車進去看看。車後跟的是松風，也是好玩的。他看見蘭生玩，也樂得自己玩玩，況且蘭生待松風又不放出主子的樣兒，有時給他一兩半兩銀子，買果子吃。故凡蘭生要玩，他非但不阻，不告訴人，反要說幾句話慫恿蘭生呢。那馬夫只管本分，本來不管別事。松風又同他說不要告訴家裡，所以蘭生安然到那裡，進去，有一個男人來，衣服倒也楚楚，來開了門。知星蘭生，那男人倒不好再進去，就走了。蘭生不知他是何人，想也糊糊塗塗的過去了，把門自己關上，走進來。佩纒已迎到了中間，眼圈都紅了，讓蘭生進房，又想了隔夜的夢，不覺的嗚嗚的哭起來。蘭生倒出於意外，說道：「這是何故，受了誰的氣？你看頭也不梳被也不疊，梳妝鏡子打破了，奩具滿地，同誰怄氣呢。」佩纒愈禁不得無聲之泣，蘭生倒嚇怔了，勸道：「你受誰的氣？我同你相商，我做的到地方，總可替你分憂。」一面把自己的手巾替他拭淚，又說道：「那晚你吐污的一方手巾，洗好了不曾？」停了一會，佩纒忍住了泣，叫蘭生坐了說道：「那方手巾洗是洗了，擱在那裡，骯髒氣味，我另給你一方罷。」蘭生道：「我不嫌那骯髒，要收回的。」佩纒遂去取來，向蘭生懷中一捧，坐在湘妃榻上不言語，哭的滿面飛紅，淚痕狼藉，還有微微的淚珠，在兩眼眶中慢慢的淌出來。蘭生看佩纒覺得粗服亂頭，另有可憐之態。又同他在地下把奩具一件一件的拾起

來，把鏡箱盒裝好，碎的玻璃、洋蜜瓶擲在庭心裡。佩纜道：「大少爺，不用你忙，坐坐罷。」蘭生就坐到佩纜這邊，把手巾再替他拭了淚痕，佩纜道：「你可是在家裡來麼？」蘭生道：「是，因要赴縣試，行李等物已搬到城裡寓處了。因記著你，進來看看，到底為什麼哭呢？」佩纜道：「幾天你為何不來？」蘭生道：「我那裡能出來呢？今住在上海，天天好來了。」佩纜道：「我打諒不住房子了，昨日聞得有人說，新來一位姑娘，要招人，他是住家，沒甚應酬的，要想到那家去，我去了給你信，你來玩。」蘭生道：「是姓什麼？」佩纜道：「說是姓蘇，極紅的。不曉他什麼名字，你考寓在城裡那裡？同我說，我回來好給信。」蘭生道：「我也不知，問松風知道的。」遂出去叫松風進來，松風見佩纜，知是主人所眷，遂恭恭敬敬請了一個安，佩纜倒笑了。蘭生道：「我考寓在那裡？」松風道：「在城裡。」蘭生啞道：「城裡我也曉得問你什麼。」松風笑道：「是縣前直街，王恒泰米舖子裡面，第三進房子。房屋坐西朝東，共兩間，灶頭公用。爺的房在裡頭一間，是朝東的玻璃窗。外面一間，分為兩隔。外半間坐起吃飯，後半間舒爺住的，我們並沒有住處，只得就在坐起地上朝攤夜卷，湯調就住在……」松風還要說下去，被蘭生喝了一聲：「蠢奴才，不說便是城裡，說了便是一長篇。誰要你講這個嚕嚕嗦嗦，快同我到街上去倒開水來，這茶壺也拿去，回來同姑娘把被頭折好，掃掃地。」松風答應著，取了銅壺、茶壺去了。佩纜笑道：「這個孩子還伶俐。」蘭生道：「差遣是好的，不過愛玩，沒氣性，沒條理。」說著，松風已買了水來，每人倒了一茶碗，把開水傾在臉盆裡。蘭生催佩纜去洗臉，自己就也在這盆裡洗了手。松風疊好被，掃好地，桌上也都擦了一回，就出去。蘭生道：「你守好了，我就出來了。」松風自去，蘭生喝了茶，問道：「你早點可曾吃過？」佩纜道：「我不要吃，你恐怕也不曾吃，你要吃，我這裡有乾點心。」蘭生道：「我早已吃過了，你若吃，我同你大家吃些。你不吃，我也不要吃。」佩纜道：「這麼著，我也吃一點子。」於是在一個櫃子裡取出兩個洋瓶，把瓶蓋開了，取出兩樣點心，裝在兩個西洋磁碟裡，拿來擱在桌上。洋瓶仍放好了，蘭生看一樣是加利梅餅，是羊乳精同麵粉、白糖、加利果子汁做的。一樣西洋鴿蛋糕，用燕窩、參須粉和著鴿子蛋、冰糖制的。西人名弗而利司糕，其價極貴。每瓶約一斤，須三四元，這幾件蘭生是都知道的。當時二人家用了些，蘭生要究問哭的緣故，佩纜又慘慘的呆了一會，歎口氣道：「這事不與你相干，橫豎掠開了手就是了。我要問你，今年幾歲？」蘭生道：「十四歲。」佩纜道：「定了親不成。」蘭生道：「定雖未定，但是心裡頭的願，往往不能如意的。」佩纜道：「家裡有幾位人？」蘭生道：「老太太、太太、姊姊三人。父親、生母在橫濱，明年要回來。」佩纜道：「你不如意，何不告訴老太太、太太？」蘭生道：「自己能說麼？說了也未必中用，將來再看緣分罷了。」佩纜道：「你倘是娶了，再能娶如夫人麼？」蘭生道：「我雖然要，還有上頭呢，大約當了家，比這會子總好些。」佩纜想了一會，喝了一口茶，立起來，似笑非笑的扯蘭生同坐在牀上道：「我有一句話兒，要同你說。」蘭生心中便如小鹿一般的跳起來，說道：「姐姐有什麼話？」佩纜又停了一回，飛紅了臉，又不說出來，一會兒又道：「不必說了，我把你放在心上就是了，你也不要忘了我。」說著，又哭起來了。蘭生聽了這話，如雷轟電掣，直閃照到心坎裡頭，看其光景，如此親切，比我心裡要說的話還深。這麼一想，不知不覺也垂下淚來，怔怔的看著佩纜，佩纜也怔怔的看著蘭生。一會子，蘭生說道：「你的心裡我知了，橫豎大家在上海，你等罷。」佩纜聽了這句話，又喜又愛又愁，把身子近一近，將粉臉貼著蘭生的臉，揩擦眼淚，說道：「我的心肝爺，我為你死了也願！」蘭生道：「不許說這話，我們大家再把手巾洗洗臉罷。」於是起身傾了面盆裡的水，把用剩的熱水，重新傾入，大家洗了，因道：「你來了好一會，我這裡沒中飯，你回寓去吃飯罷，時候也不早了。只要大家有心，這幾日也不必來，我也不在這裡了。有了地方，我招人來給你信。你場裡保重些，就是花柳場中，也不必去，等考完了再玩，心無二用的。又要考，又要玩，只怕弄出病來。做文章要緊。回來進了學，也是好的。現在我在這裡，望你考得高高的。千萬進了寓，靜養靜養，你去罷。」蘭生啞啞連聲，說道：「你要錢不要，我這裡有，你拿去使。」佩纜道：「我的錢現在儘夠使，將來再問你要罷。」蘭生道：「我去了，你莫悶住了，還是出去玩玩，我考完了再來。」於是分手別了，佩纜出門，佩纜送出門口，看他走出德鄰里，方進去。蘭生就出去上車，到考寓去了。那佩纜自去辦事不題。

蘭生的馬車，不過到新北門，便回去。蘭生同松風步進城中，覺得地方污穢隘窄，與城外有天淵之別，竊笑中國人不能振作。蘭生一直走到寓中，那知三到靜安寺去了，行李均已妥當。蘭生命湯調開了飯，略略吃了些，就在寓裡看書養息。晚間，知三、伯琴、仲蔚、介侯、暹士、子嘉均來，蘭生應酬了一會，各人也就去了，說再來送考。知三陪著蘭生，談談考事，講講文章。到了十一夜，眾人送蘭生進場。十二夜深，又來接考。蘭生到場裡，到也安心作文，承珩堅所囑，刻意求新。那縣尊本來愛才若命的，看了這一篇文章，擊節歡賞，就濃圈密點的批道：「按時勢以立言，議論縱橫，上下千古，至其措辭佈局，力矯平庸，慷慨激昂，尤有石破天驚之勢。次清真雅正，詩工切不浮。」就置了一個批首。因有一個幕友力爭，說文章固佳，終是偏鋒，第一名宜取純正之作，以端風氣。於是抑置在第二名。發案之日，知三等同他看案。見取置前列，飛報到寓。見報子已在寓中，順唐在那裡開發喜賞呢。蘭生自是歡喜，佩纜打聽第二名是姓顧，但不曉得蘭生名字，心中雖喜，尚在疑慮。後差人到蘭生寓裡打聽，方知確實。於是真正喜歡，把心上事放下了大半。報到家中，顧母許夫人也歡喜得了不得，重賞了報子。傳諭蘭生：復試，好好用心，掙一個第一，身體尤須留心。一面叫順唐寫信到橫濱去報喜不題。

十七是初伏，蘭生果然靜養寓中，有時與知三談談心，不問外事。復試後，出場，果然取了個第一。闔家上下親友，愈加歡喜。後來正案仍列第二名，其時顧母之腰疽已成。司香舊尉寫到此處，萬分為難，因書中兩個要緊的人，尚未出來，又只得一枝筆，如何分寫，古人雙管齊下，亦是空談，並無此事。如今要寫這個人，不能不把蘭生一邊暫時撇開。真是：

事跡空空理卻真，描成樣子費艱辛。冬郎不厭才華貴，重寫情天薄命人。

這首詩是作者抄錄瘦鶴詞人的創作，因這個書中的人，自家生秉癡情，平生潦倒，家貧境澀，天地拘囚，即使欲把這種纏綿脆軟之哀，婉轉淒涼之抱，與那憐香愛玉，忠君尊上之心，發洩出來。而僧父不知，非鄙其輕狂，即嫌其怪僻。是以包含蘊結，留此無窮之恨，以貽待盡之年。自此以後，已拼得白夾埋春，青山葬骨的了。豈知炬灰絲盡之時，又遇著一個情重的汪倫才高的蘇小，雖非贈來細盒，世生生，卻已印入肝腸，依依叩叩。晚年得此，也算窮措大風塵中的知遇了。這是書中人的旨意，也是作書人的本心。如今所述之人有兩個：男的是鶴仙，女的就是第一章所述幽夢靈妃的後身，第四章所述汪楚君廉的愛女晚香小姐，那年自被伯父所累，父親已死，棲寄荒庵，家破人亡。蘇州不能居住，母親孔氏，本是揚州人，因家鄉稍熟，且係鹽商舊地。因帶這位小姐，收拾一切，尚有三百餘金，乃秦成所留，擬到了廣陵，尋得著一個機緣，將這位小姐嫁一位讀書公子，自己就可相依了。其時這位晚香小姐，年十六歲。八月初九，母女二人，僱了一隻小船，從許墅關、無錫、常州一路，逕抵鎮江。該處為通商積貨之區，百物雲屯，客商麇集。是日正是中秋，母女二人，換了江船，移宿焦山之下。其時天空雲淨，萬籟沉沉，只有那江濤聲在船底春激，一隻船晃晃蕩蕩的。母女相對愁歎一會，小姐覺得異地孤衷，萬愁交並，因口占七律一首云：

老父仙靈何處通，玉顏憔悴怨飄蓬。支離弱骨香桃瘦，宛轉芳心碎錦同。

古寺鐘沉秋正半，長天雲淨月當中。阿依不是浮萍草，愁對江邊蟹火紅。

吟畢，只覺身世淒涼，不堪回首。自念我晚香本是一個大家的讀書閨女，何故椿庭早謝，負罪飄零。母親羸弱孤鸞，攜帶我這孤弱女子，至今流離跋涉，無家可歸。旅費無多，不知道到了揚州，作何位置。倘遇著一個好人，身有歸著，尚可免後半世的苦惱，萬一所遇不如，資費漸漸用完，我母女兩條性命，還是葬骨清流，還是遊魂異地。天呀，你困厄我晚香，也太甚了！遂不禁俯仰傷心，流下幾點淚來。良夜過半，舟子等均已睡著，鼻息如雷，但聽歎乃之聲，在月明中望見，有一個寧北紅船泊到船邊來，方在驚疑。聽舟子醒了，問道：「那邊什麼船隻？」聽得紅船上人叱罵道：「你老子船！你問他，要你命！」晚香知是不好，忙喚醒母親，已有兩個黑色短衣的強盜，跳到船上來，手中執著亮晶晶的利刃。那舟子亦皆起來抵拒，孔夫人與晚香大聲呼救，兩個匪人鑽進艙來。危急之際，忽上流大長龍舢舨炮船兩艘，高點明燈，順流而至，聽見呼救，就飛傍船邊。那匪徒連忙回舟開船逃走，炮船駛到，盜船已去了一箭多遠。母女顛作一團，相抱而哭。那一隻炮船駛去追趕，一隻停在船邊，問是什麼船？舟子道：「是兩個

蘇州來的婦女，要到揚州訪親的。」孔夫人驚定了，在隔窗告謝。看見船上有十數個兵勇，一個人穿著一件箭袖，立在房艙門口，面孔為燈光所耀，看不甚清。一個兵勇在門前照了一盞玻璃明燈，這個人年紀大約還不甚大，身材彷彿神俊異常，差一個兵勇向船艙裡說：「我們是喬大人的炮船，韓師爺說，你們不要怕，叫你們就開船，護送你們到揚州。」孔夫人謝了又謝，晚香也念佛起來。幸虧物件一未被劫，遂命舟子開行。時逾半夜，東南風正厲，拽上了帆，飛駛而去。那只炮船追隨在後，相去不過數箭地步。天明，已到揚州，炮船竟不別而去。母女二人，感激不已。孔夫人親自在下街北首河上地方，尋了一個寓處，是德隆客棧，命船家把一肩行李搬進寓中，晚香也進了寓。那寓主姓王，當家人已故，是寡婦了。寓旁另有兩間，可以閉斷，獨門出入。價亦相宜，並有女主人自用的現成女傭，可以差遣。當此萍蹤遠寄，家室化離，廚下辛勤，及洗衣浙米，孔夫人只得自己動手，就晚香也來幫替。其餘不盡的差遣，只得招人辦理，這也是貧戶當家的苦處。孔夫人既到揚州，訪尋本族，他們孔姓是山東搬來做小經營的，當初雖有一兩個人，如今十餘年已是死的死，去的去了，連親戚也無一人。就是汪氏親友，因器倫在日，刻薄無緣，今日獲罪之餘，誰肯前來親近？就有族人，也皆在安徽原籍，因此母女二人，所如不合，倒弄得進退兩難，要把晚香給一個體面人，無奈貧女嫁人，終難其選。來求親的，都是鄉蠹之輩，那裡捨得，把這精金美玉，輕易一擲呢？孔夫人住了半年，忽然想出一主意，與女兒私下商酌，要請人畫一個圖。小姐自題一詩，請人和韻，以為擇婿之法。如少年才美，未經娶過，能養岳母者，即肯許字。晚香是一個千金小姐，紅了臉，那裡肯說呢？後經孔夫人一而再三，說得萬分懇切，以為此是終身要事，再不然，我兩人用完了這些銀子，要餓死了。說著，就哭起來。小姐無可奈何，只得請人繪成一圖。上畫一隻蝴蝶，幾片花瓣，正中一個美人，一個老婦，上寫深閨侍女圖。請吟壇和韻，落了款，自題一首云：

東風閒侍小紅樓，阿母深恩孝未酬。手寫一雙癡蛺蝶，蛾眉無賴鎖春愁。

此圖一出，標在牆上，一時好事者，四處風傳，和詩紛至。揚州地方物博，人才眾多，有說是為賣畫揚名的，有說是為量才擇婿的。不上兩月，就有數十家和句，或貼在寓前牆上，或托寓主人送進，或來求畫。小姐壓其紛煩，悔其孟浪，又寫一字條貼於壁上云：「前寫之圖，偶爾興到，遊戲筆墨。諸名士聚訟紛紜，莊謔不一，可知江花雙管，自須愛汝吟身，而春水一池，為問干卿底事，好防物議，莫損才華。」此紙標貼之後，浮議漸息，心中自喜，卻將投來之詩，細細選擇，得其五人。孔夫人便暗暗差人打聽，那五人中一個是老貢生，五十餘歲了，兩個是皆有妻室，內中一人，已娶兩妾，大婦極悍，一人是眇一目的，只有第一及第五名的詩可選。第一名款是情天仙侍，是從南京寄來的詩，探聽不出底細。一是姓賈號倚玉，江西的秀才，新到揚州謀事的，年紀只得十九歲。生得極為體面，知道尚未娶過，孔夫人就鍾意這個，兩個人的詩，情天仙侍的詩是云：

愛日長暉蔭玉樓，慈烏恩重總難酬。等閒只怪春風惡，一片花飛一點愁。

賈倚玉的詩是：

紅樓未必是青樓，一片烏私何處酬。底事東風欺鳳子，要他雙翅負香愁。

論兩首詩呢，原是第一首的好，就小姐也愛這首，不過不能探聽姓名籍貫，乃勸母親不必心急，後來總要知道的。況看這首詩，想這個人，必是多情自好有血性的人，若要曉得這個人蹤跡，孩兒到也有一個法兒。現經日報通行，就將這詩寄去，登在日報上頭，求請姓名，或能知道。那時便可探聽，再作計較。孔夫人亦深以為然，就叫小姐作信寄去，下邊並加一小跋，說些欽佩感謝的話，又說些顯示姓名的話，款書「幽貞館主識於維揚」八字。不多幾日，這詩刻了出來，果然被這個人看見，知道是此女深心，遂又答和一首。詩云：

儂才溫語出紅樓，文字同心夙願酬。弱水柔波千萬丈，誤人薄命是春愁。

下邊也有一個小跋云：己丑初夏，從交南歸，見日報所登拙作，下有晚香女史小跋，推獎過當，竊念餘年二十七矣，生平狂傲，不合時宜。八載離家，妻孥久棄，不謂花天萍海，竟有愛才慧眼如晚香者，謹熱心香，望風叩謝，蓉湖情天仙侍韓秋鶴髮稿。晚香看了這張報，盡悉緣由。孔夫人也就意有所屬，便托寓主四處訪覓賈倚玉，倚玉豈有不願的呢？看官且聽表白：這位賈倚玉是江西萍鄉縣人，雖有才名，未免少年矜躁。家中本無長物，亦乏親丁，此次來揚，本欲領略邗江風景，豈知成就了這段喜事，也是意外遭逢了。當時央了媒妁，向孔夫人說親，孔夫人說：「須要他親自來面談，方可允洽，此不過要看他一面，鄭重之意。」那媒人果然邀他過來，見了孔夫人，果然一表非常。少年玉立，出言吐語，井井有條，孔夫人道：「老身先夫在日，本是大家，只因意外飛災，家亡人散，遺此鶯獨，客地浮萍，倘許相依，有三事相約：一須終身母女相依，二須擇一吉壤，將先夫及夫人合葬，老身故後，亦葬其中。三須善待我母女，日用衣服，不必求豐，亦不能虧減，可允則請媒畫諾，否則請作罷論，至於聘禮等情，倒也不必計較，但能過得去罷了。」賈倚玉知晚香巾幗仙才，深情美貌，豈有不允之理。遂放出一種規矩出來，唯唯遵命，就央媒人辦妥了，然後別去。擇了日期，居然行聘，送過禮儀，定於冬間入贅。因是年有恩科鄉試，須秋試後，再議合壺。孔夫人甚喜，晚香雖不甚歡喜，然母親做主，小姐又是極孝的，豈肯過違？遂也不論不議了，原來這位賈秀才，性亦不羈，從江西動身時，向一個有錢的親戚，說要進京捐官，須借數百金。豈知竟到廣陵，意在領略那北里胭脂，南都金粉，今定這種親事，費了百金，也不愛惜。時己丑年四月上旬也。定親之後，倚玉有一個初交，知其囊中頗裕，遂佯為親近，同他在門戶人家走走，稍染餘腥。倚玉雖識其奸，然非此不可共事，也就親近起來。又打著了五百元呂宋票一張，於是游資充極，樂而忘歸，結識了揚州一個鯉魚，同他租住房，開門戶，不上一月，化了一百餘金了。那晚香小姐自定這種親事後，心事重重，漸漸的改了前時光景。雖承歡日，色笑無違，言語精神，終若勉強。一日看馮小青傳，至「顧影自臨秋水照，卿須憐我我憐卿」之句，不覺香淚如珠，宛轉欲絕，說道：「小青這人，不能見憐於其夫，必得自己相憐。我母女形單影只，幾同芝草無根。萬一老母不諱，不知我晚香能否自憐呢？」想到傷心，就臥了一會。時初夏將終，天色陰晦，到傍晚之際，就落起一陣梅花雨來。庭中竹子颼颼淅淅的響，隔壁人嘈雜之聲，有呼父母的，有稱兄妹的。少頃孔夫人來房中上燈，說道：「我兒，晚飯已煮好了，你起來吃些，看看書不要貪懶，睡出病來，我看你連日不大高興，似有什麼病呢？」晚香連忙起來，笑道：「並沒什麼，但心上好似有什麼似的。」就同孔夫人吃了半碗飯，也就不吃了。自此日就頹惰昏昏然，還幫母親做做事，說說笑笑，講些閒書，給母親聽聽。時到端陽令節，竟不能支持了，一頭臥倒，患起病來。胸中悶脹，心上昏沉。初起數日還好，到了十餘日，坐也坐不起了，飲食不進，連忙請幾個醫生，延治吃藥，非但無用，病反增添。又過了兩日，連氣息也小了，問她幾聲，不知答應。孔夫人這一急，連魂靈兒也出竅的了。然則晚香如此之病，真乎否乎？不過作者忍心害理，欲圖文勢曲折耳。病勢若何，請看下。